

飛亂鸞羣

著 英 阿

印 刊 店 書 民 國 海 上

飛 亂 驚 羣

著 英 阿

店 書 民 國

1946

飛 亂 鶯 羣

版 出 月 五 年 五 十 三 國 民

著 者 阿 英
出 版 者 國 民 書 店
發 行 人 盧 方
總 經 售 聯 合 書 報 社

上海四馬路山車路口

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

元

價 實 冊 每

第一幕

時間

一九××年暮春的一個早晨。

地點

蘇州。

佈景

舊式家庭的客廳。後壁中部爲大圓門，左里角爲衣架，架前係外入門。再前放一高櫃，上有瓶花等陳設，一束桔萎的花插在瓶內。在左門前斜放兩沙發，中間放一欄几。右里壁，有一玻璃高櫥，內放杯碗等屬。右壁臨前爲廂房門，門前斜放一大沙發，沙發里頭放一高式櫥貯架。其他可斟酌佈置。

人物

春桃 年約十七八之蘇州大姐，說話關前不顧後，異常矛盾。

胡媽 年約三十餘之女僕，相當冷雋，歡喜春桃開心，又喜搬弄是非，爲長舌之流。

黃惟廉 老三，年二十餘之大學生，很理智，作事也極有毅力。

俞慧英 年約二十之女學生，知識相當豐富，很理智，有正義感。

黃惟芬 幼妹，年約十六七，中學生，天真浪漫。

李福 男僕，年約五十餘。

二少奶奶 年近三十之女性，老二惟義之妻，戀愛至上主義者。

黃惟義 老二，年近三十，具有流氓性，半智識階級。

黃惟仁 老大，年近四十，官僚，佞佛嗜酒，爲一好好先生，完全爲其妻所愚弄。

大少奶奶 年約三十之女性，爲人有機謀，極陰險。

幕啓時，爲早晨八九點鐘光景，台上僅有兩女僕，一爲大姐春桃，正拿着一束鮮花在換，把枯萎的花扔在地下。另一爲胡媽，在整理沙發。

春 胡大嫂，昨天真把我氣死了。

胡 又有了什麼事嗎？春桃姐！

春 胡大嫂，你想想看，紅燒肉有什麼希奇呢？我不過嘗一嘗味道的鹹淡，大少奶奶却硬說我是偷她的肉吃，還把我罵了一頓。

胡 那不是太豈有此理麼？

春 誰說不是呢？我當時真打算和他對罵一場，可是轉念一想啦，自己究竟是下人，也得捺住氣了。

胡 不捺住氣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天下的烏鴉，總是一樣黑的，無論你走到那裏，祇要是主人，還不是和我們的大少奶奶一樣嗎？要不會對下人們發威風，她也就算不得是主人了。

春 ……

胡 不過話說回來，這裏的大少奶奶也未免過份了些，喝那麼一點點兒湯，有什麼大不

了呢？也要鬧一場，這真叫人有些看不上眼。

春

胡大嫂，一個人得意過份，我總以為不是好事。特別是我們做女人的，在得寵的日子，就應該擔心那失寵的時候。（看見瓶里枯萎的花，拿在手里。）就譬如說這一束花吧，有盛開的日子，也有謝的時候，前兩天被人當作寶貝一樣，供在桌上，今天呢枯了！死了！誰也不愛了！只有扔到垃圾桶里去！（扔在地下）女人，還不是一樣嗎？大少奶奶的年紀，現在已經不小了，憑她再會打扮些，哼！我們的大少爺，恐怕也不見得再歡喜她呢！

胡

啊！你說這些話，倒使我想起一件事了，我們的大少爺不是很歡喜你嗎？大少奶奶這樣的欺負你，你可以告訴大少爺呀！

春

你說的是那里話，我是一個下人，大少爺是一個主人，他怎麼會歡喜我呢！（撒嬌地）胡大嫂，我真不高興你們，老是這麼一套，什麼大少爺歡喜你呀！大少爺看上你呀！大少爺送東西給你呀！其實都是天曉得！我春桃是一個鄉下人，長得又不好看，大少爺

怎麼會看得上我不錯，大少爺是常常地歡喜喊我做事，有時也和我開開玩笑，但那又算得什麼呢！（揚起手，人動作）大少爺他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呀！

胡（笑）春桃姐，我看你也不必再害羞了，我們都是自己人，還有什麼可瞞呢？天下的事情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你放心，我們大家總不會壞你的事，我們也巴不得你能高升，能做少奶奶，難道於我們沒有好處嗎？

春你說的是那里話，我春桃怎麼會有這樣的命？你們也真是，說話就不怕人怪難爲情的，我想走遍天下，主人到底總是主人，下人也到底總是下人，大少爺就是嫌大少奶奶老了，不好看了，外面夠他歡喜的女人，還不多得很嗎？就是在高興的時候，和我說笑笑，那也不見得有什麼意思。胡大嫂，你也不想，像我們大少爺這樣有錢有勢的人，他怎麼會看得中一個下人呢？

胡春桃姐，你也不必說了，大少爺對你有情有義，在這個屋子裏的人，除掉大少奶奶，請問那個不曉得春桃姐？你和大小爺兩個人的事，根兒底兒，一本流水賬，是早記在我

胡大嫂的心里，瞧我看，也不必劈清了，少爺看中下人，總不是什麼醜事，詰問在那一個大戶人家，沒有這麼一件兩件，這又算得什麼呢？

春 你怎麼這樣說呢？真是叫人怪難聽的！承大少爺看得起我，但又有什麼意思呢？我們是一清二白，從來就不曾有過什麼事。啊！胡大嫂，我春桃雖是個鄉下人，不識字，我父親却是知書識禮的，在我還很小的時候，他就替我講過列女傳哩！

胡 啊！你也會讀過列女傳！怪不得我們中國的列女有那麼多呢！真是失敬得很呀！春桃姐！

春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難道我春桃真和大少爺有什麼不尷不尬嗎？……啊！胡大嫂，大少爺對我們女人，真是好得不得了——

胡 春桃姐，你不是說大少爺對你毫無意思嗎？怎麼現在又好得不得了！
春 （有些狼狽）我真有些不高興和你說話，怎麼你專門歡喜挑人眼呢？有意的把人家的話頭引起，又一件一件的來挑，挑得我心里真不好過。

胡 你這不能怪我呀，是你自己前言不關後語的啊！別談這些吧！我倒忘記問你了，三少爺昨天晚上到家沒有？

春 我不曉得我看三少爺真是個好人，又年青，又漂亮，待我們下人又和氣，像這樣的人，我真高興服侍他。我就不高興我們的大少奶奶。

胡 照這樣看起來，你是不但歡喜我們的大少爺，也看中了我們的三少爺了。

春 我簡直不能和你說話了，你這個人真是太不成話說了。我說他好，難道就是我爱了他嗎？你還不知道呢！三少爺才真不愛我們下人呢。有一天夜裏，我聽大少爺說的，他和大小姐兩個人早就文明訂婚了！他們兩個，聽說好得不得了，大小姐這邊，每隔一天，就要寫一封信給三少爺，三少爺那邊，連一天都不隔，每天總有信寄來，大少爺說，這些信有一個名字，叫做什麼「情書」。

胡 大少爺夜裏怎麼能告訴你這些話呢？

春 你又來挑眼了，我們的大少爺，不是有一座佛堂嗎？有時不在大少奶奶房里住，就在

那里起坐念佛，有一天夜裏，我去送茶給他吃，他是這樣告訴我的。

胡 啊！原來是這樣，怪不得我說，我們的大少爺，怎麼常常地不在大少奶奶房裏歇呢！原來他是和你在佛堂里念佛。

春 胡大嫂，不是和我念佛，是大少爺一個人念佛。

胡 他還說了些三少爺什麼呢？（轉身，廂房門開，三少爺上場。）啊！三少爺，你回來了。

廉 我回來了，胡媽！

胡 三少爺，您昨天什麼時候到的？

廉 本來夜里一點鐘就該到，那里曉得火車頭在路上出了毛病，一直弄到半夜，進城到家，已經是快四點了。

春 四點？那時我才睡呢！三少爺，昨天聽說你要回來，我真歡喜得要命，吃過晚飯，我就在望，一望也不來，兩望也不來，一直望到夜里三點鐘，實在不能再望了，我才去睡的呢！（說到這里，胡媽從廂房下，她再趕上一步。）啊！三少爺，想不到我一睡，你就來了。

廉

（應付地）謝謝你。春桃，我回來的時候，你們都睡着了，只有大小姐在候我，大少爺他們，也是後來才鬧醒的。春桃，聽說你近來很好。

春

（得意地）三少爺你說的是那里話？我們做下人的，還不是一輩子做下人嗎？有什麼好不好呢！像你三少爺，現在用功念書，將來中舉人，中狀元，做宰相，才真好呢！

廉

……

春

啊！三少爺你昨天回來，看見了我們的大少奶奶嗎？

廉

我回來的時候，她已經睡了，還沒有見到呢！

春

三少爺！我們的大少奶奶，他的架子近來是也越過越大呢！動不動就發脾氣，動不動就罵人。（湊近，低聲）三少爺，你千萬別說出來，昨天晚上，我們的大少爺，還給她罵了一頓呢！

廉

啊……

春

三少爺，你還沒有知道呢，我們的大少爺真可憐，給大少奶奶罵了，一句嘴也不敢回，

總是陪着笑臉，就是我們下人也替他氣得要命。大少爺他真是一個爛好人，提起他，我真替他有點難過！

啊……

春 廉

三少爺，還有一件事，你也不曉得呢。大少奶奶待我們下人也愈來愈刻了，每天只給我們一點熟菜，連油花都不放上一點兒，你想我們一天忙到晚，連一點潤潤肚腸的油都撈不着，這樣日子，你叫我們怎麼受？

胡

（諷刺她）所以，三少爺，我們的春桃姐，比以前瘦得多了。

廉

（笑）……

春

（望胡媽一眼）啊！三少爺，我還要告訴你呢。現在家裏有什麼應酬，我們下人也一個錢撈不着呢！譬如送禮，人家開發下人的錢，總應該是我們的了，現在也要拿回來交給大少奶奶呢。要是不交，馬上就停你的工。我們家裏不是還有周媽，鄭媽嗎？現在都爲這些事不高興，已經不幹了呢。

廉 你說得未免太過份了吧？

胡 （向春桃送出勝利的笑。）……

春 （再望胡媽一眼）三少爺，我——（回頭探視，慧英正從圓門出來，手裏拿了一捲報紙，她迎上幾步。）啊！大小姐，你昨天夜裏睡得那麼晚，怎麼這一早就起來了。

慧 現在還早嗎？已經八點多了呢！

廉 慧英，你從花園裏來嗎？

慧 是的，三哥，我每天早上，總是在花園里看報的。

廉 今天有什麼新聞沒有？

慧 沒有什麼新聞，時事真悶得和現在的天氣一樣，我想誰都要感到有些呼吸不過來，三哥，你看到現在國內的情形，也有什麼感想嗎？

廉 慧英，我們受欺壓得真是太厲害了，祇要是不會麻木的人，我想總不能沒有感想吧，我感到，我們的國，也正和我們的家一樣。

（軍行坐下，慧英亦就沙法坐，春桃收拾了東西下場。）

慧 我也這樣想，我們的社會，正和我們的家庭一樣，到處是陰闇，沉悶，淒厲，悲慘，彷彿在陰濕的地方，看不見一點兒陽光，簡直叫人憂悶得死！

廉 憂悶得死？這倒也不見得，你近來的思想，是太陷於悲觀。

慧 是的，我自己多少也有些感覺得到，半年來不斷的刺戟，使我的思想漸漸趨於消沉。先是軍閥的戰爭，無情的砲火，燬掉了我的家，我的父親因此一急成病，不久就過世了。母親呢！他是從來就沒有和父親分開過的，一連遭遇了這兩件大事，自然是活不下去，接着也就死了。一個很好的家庭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，很快的就變成了灰燼，剩下的，祇有我這麼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。承表哥們的好意，把我喊到這里來，我當然是很感激的。可是三哥，在這里是使我更加失望了，成天所見到的，只是些胡里胡塗的生活，不是你爭我奪，就是搬是非，互相排擠，互相傾軋，自私自利，誰也不顧到整個的家，眼看上去，馬上是要和別的大家庭一樣，就要崩潰下去的。在這樣的情形之

下，你叫我怎能不悲觀呢？

廉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，悲觀失望，自也是人情之常，不過你要曉得，像你這樣，是並不能解決問題的，是並不能把這個家弄好轉來的。我自己家里的事，我當然是了解得很清楚，固然有許多地方叫人喪氣，但究竟還不是叫人完全失望的，我希望你不要這樣，你應該樂觀一點。

慧 你的話，在原則上當然是對的，要是就事實說，就沒有這樣簡單。好在現在你已經回來了，你不妨仔細的留心一下，看看自己的家，究竟處在怎樣的情形之中。危巢之下，是不會有完卵的。在不久的時候，我們也許要同這個家一同燬滅。

廉 難道我們家里還有什麼更嚴重的問題嗎？

慧 當然是有的，不過我不想說，現在，我能以告訴你的，就是萬一事情弄穿了，那却不是一个簡單的問題，簡直有關這個家庭的存亡！

廉 事情有這樣的嚴重？

慧 是的。

廉 這究竟是一件什麼事？

慧 我不能說，你在家呆久了，你定然會看得出來。總之，在這個家庭里，光線是太陰暗了，情調是太悲慘了，分辨不出是非，也分辨不出好壞。真理在這裏是粉碎了！三哥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就是一切事情揭穿在你眼前的時候，你的失望也許會比我更大呢！

廉 （驚詫地）我們的家庭，竟可怕到這樣的程度嗎？

慧 讓事實給你證明吧！

廉 （沉思）慧英，你的意思，是不是說大嫂和二嫂的感情，現在愈弄愈壞？

慧 不完全是這個。不過，大嫂與二嫂現在更是冰炭不相容呢。二嫂，她真可憐，什麼時候都在受着大嫂的壓迫，又不斷的受着二哥的欺負，要不是我常常的勸她，和她在一起，我想她早已自殺了。大嫂，真是太殘酷了。別說二嫂吧，就是我也在不斷的受着她的欺凌哩！這裏的一碗飯，真不大好吃，我要不是等待你回來，我雖是無家可歸的人，